

黄土梅香半世芳

『三牛』精神践行者路生梅
五十余载守护一方百姓健康



路生梅(右)与同事一起去佳县店镇贺家沟村一名卧床不起的病人家庭义诊途中(2月4日摄)。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陶明摄



拼版照片:左图为1968年12月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时的路生梅(资料照片);右图为2021年1月18日在佳县窑洞接受采访的路生梅。



新华社发

新华社记者强晓玲、姜辰蓉、贺占军、张博令

路大夫的手机坏了。

敲敲，拍拍，反复按开关键，还是黑屏。这可是大事！

多年来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她手机从不关机。这个号码，是佳县老百姓的免费“急诊热线”，拨打者不知凡几。“病人联系不上我怎么办？”路生梅焦急而无措。

耄耋之年，华发苍颜，路大夫放不下的依然是她的病人。

53年前，24岁的北京姑娘路生梅第一次来到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时，没有人认为这个城里姑娘会待得久。

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在此交汇，环境恶劣、条件艰苦。县城三面环水，峭壁林立，守着黄河却吃水难。民间歌谣形容：“悬崖峭壁石头城，一瓢清水贵如金”。

那时的路生梅扎着两条麻花辫，满怀期待。她自己也不曾想到，这里将成为她未来50多年眷恋不走的“家乡”。

凌凌独西行

1968年，路生梅从北京第二医学院(现首都医科大学)毕业。她憧憬着自己的未来，去北京一家知名医院工作，努力成为一名儿科专家。

然而，学校的一则通知，改变了她的命运轨迹。

那一年的医科生是统一分配，路生梅的分配地是条件艰苦、医疗资源短缺的西部县城。

接到通知，路生梅就收拾行装，包裹里满是精心挑选的医学书籍。她服从分配的理由很简单：“我是祖国培养的。祖国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到哪里去。”

时值寒冬，她一路西行，乘火车、搭卡车，蹲在穿羊皮袄的老乡中间瑟瑟发抖。连着几日受冻、颠簸，这个单薄、瘦弱的姑娘终于到达佳县县城。

那是路生梅永远也忘不了的一个早晨。她拎着包裹，穿过县城狭窄的街道，城外坑坑洼洼的土路尽头，几排墙皮脱落的旧窑洞就是她未来的工作地——佳县人民医院，“一个乡镇卫生院的规模”。

瞬间，路生梅的一腔热血凉了半截。

其实，挑战才刚刚开始。“当时这里不仅吃糠咽菜，喝水、用水都得靠驴从黄河里拉。”路生梅回忆，浑浊的黄河水沉淀后才能喝，每天只有一瓢。

住窑洞，她连火都不会烧，只能睡冰冷的土炕；出入医院，路旁是一片荒坟；下乡出诊，常常需要走几十里路，动不动沾染一身跳蚤、虱子……

初来乍到的路生梅一面过“生活关”，一面在同事和患者的期待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。

“我的专业是儿科学，但这儿却没有分科。人家听说是北京来的大夫，就觉得你什么病都能看。”路生梅说。

为了不让病人失望，她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各种医学知识。白天坐诊、出诊，夜晚油灯下看书、记笔记，成为她生活的常态。

“除了内外科、儿科，我还学会了妇产科、皮肤科技术。不少老乡习惯看中医，我又自学了针灸。”就这样，“准专科医生”生生变成了“十八般武艺皆通”的全科医生。

定定住天涯

人口不足3万的佳县县城，只有一条主街道。街道后的窄巷中，有两口窑洞，就是路生梅的家。家中的陈设简单到寒酸，火炕、木沙发、三合板书桌、门扇掉落的衣柜……50多年来，这里的主人也没添置多少家当。

“刚来时也没想到能在这里安家，一待就是一辈子。”路生梅坦言，有段日子，走与留，在心头反复掂量。她曾想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，“不是怕苦，而是想去攀爬医学高峰”。

她到底还是没能割舍这片黄土地。因为“佳县实在太落后，太缺医生了”！

当时这里一些农村群众生病甚至不去医院、不找医生，而是请“神婆”驱邪。有次出诊，她无意中看到：一口破窑洞中，土炕上病人已经昏迷，“神婆”还在念念有词。

这一幕让路生梅震惊！

“病人神志不清了，再耽误下去可不得了。”情急中，她说服家属让她给病人诊治，经过诊断，路生梅用针灸使病人清醒过来。

“我当时也捏了一把汗，就怕这一针扎下去，病人还是不能清醒，那不仅救不了人，还争不回家属的信任，他们以后还会相信‘神婆’。”路生梅说，“不能把病人交给封建迷信！”

一次出诊，她徒步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位待产妇家中，进门时，产妇已经生产，就坐在一个沾满血迹的土袋子上，家人担心产妇休克，就用手拽着产妇的头发，并准备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剪断脐带。

紧急时刻，路生梅冲过去抢下剪刀，一边解释，一边快速拿出消毒器械，给孩子断脐、包裹。

促使她下定决心留下来，除了责任，还有佳县人沉甸甸的情感。

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路生梅到离城十几里的崔家畔村出诊，当时她穿的是北京带来的塑料底棉鞋，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摔一跤，一路跌了40多跤。她索性半躺在滑下山坡，到患者家时几乎成了“泥人”。

因患者病情较重，路生梅留下治疗了好几天直至患者好转，待准备离开时，细心的女主人为她送上一双千层底的布棉鞋。路生梅霎时因感动红了眼圈。

在那个返回县城的冬夜，她思考了许久，最终决定留下来，并把“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”写进思想汇报。

路生梅不仅留了下来，还与一位陕北汉子走到了一起，说起已过世10年的丈夫，路大夫神色温柔：“他是个好人，比我优秀得多。”他们是医院的同事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护士。二人相携相扶，成为当地一段杏林春暖的佳话。

扎根来的路生梅更专注于提升当地医疗水平。为了挽救更多小生命，路生梅又着手创建独立的儿科。1983年，佳县人民医院首设小儿科，路生梅成为首位儿科主任。

随着治愈的患儿越来越多，“佳县儿科”在周边县区打响了名气，许多外地病人慕名而来。

路生梅也终于实现了毕业时的梦想——“成为一名儿科专家”。

冽冽久愈香

佳县人民医院一间几平方米的房间是路生梅的办公室，这里常常挤满病患。“路大夫好！”“这么早就上班啊？”……清晨，记者跟随路生梅去医院的路上，她每走几步就能收获一句热情招呼。

路生梅微笑着，用“醋溜”的陕北话一一回应。个头不高、身形瘦削、身板笔直，和年轻时没什么差别；与朋友们聚在一起，她爱笑、爱唱、爱热闹，还是那个开朗的“小姑娘”；但乡音已改，鬓发花白，皱纹爬满了她曾光滑的面庞。

50多年来，曾经的“小路医生”，已经成为可亲可近的“路奶奶”。

1999年，路生梅退休了，同龄的大夫要么含饴弄孙，要么被其他医院返聘。路生梅医术精、人品好，很多医院争相高薪邀请，但她一一拒绝。

路生梅仍然选择在佳县工作，但却是免费义诊。“国家已经给了我退休工资，我不缺钱，不能再拿另一份钱。”

路大夫的患者中，不仅有佳县本地人，还有许多来自周边县区，甚至黄河对岸山西省的患者。

一个上午，在仔细问诊、不断给家属交代注意事项的路生梅，时不时会站起来噔噔噔地跑到楼下药房，去查询一下某个小药有没有？哪个价格更便宜？

“路大夫看得好，我们放心。人好，从来不惹火(有耐心)。”53岁的樊振宁带着小孙子来看病，“我小时候就找路大夫看病，我们五代人都找她看过病，半个佳县人都找她看过病，我们信她。”

除了在佳县人民医院、佳县中医院轮流坐诊，她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，有的病人白天上班，下班后才能过来，路生梅也不推拒。

路生梅的电话号码更是不知有多少人知道，只要有人问，她就告知；只要来电话，她都接，一时没接上有空就马上回拨，“万一有急病呢？一点不能耽误”。

50多年来，除了外出培训、回京探亲，她几乎没有离开过佳县。

“我回京探亲时，电话还是一直响，都是病人来电，问我啥时候回去。”路生梅说，“我就像风筝，不管在哪里，线永远在病人手中。”

50载已过，但路生梅仍在“超期服役”。有人粗略估算，仅退休后的20年里，路生梅义诊的患者超过10万人次。

一位曾经的患者帮路生梅修好了手机。这下“风筝线”又接上啦！

当熟悉的铃声响起，路生梅接起电话，是一位十几公里外的患者求诊。这是位长年瘫痪在床的患者，路生梅需要出诊。

拎起医药箱，穿上大红色羽绒服，饱满精神的她又出发了。

白色积雪上跃动着红色的身影，宛如一树烈烈红梅，迎着严寒盛放在陕北大地。

新华社西安2月28日电



路生梅在佳县家里为患儿义诊(1月16日摄)。



路生梅(中)在佳县店镇贺家沟村为93岁马候问老人义诊后，老人感谢不已(2月4日摄)。



路生梅(左)义诊时，8岁的张宇旋与她告别时拥抱(1月17日摄)。患儿一家祖孙三代都曾让路生梅看过病。



在佳县中医院门诊义诊的路生梅，没有病人时坚持看书学习(2020年4月8日摄)。



路生梅在佳县家中接电话为患者义诊(1月14日摄)。她的手机从不关机，被群众称为“路大夫热线”。